随笔

守静守柔伴副刊

董雪丹

在报社工作的三十多年时光里,我大部分时间与副刊相伴。《周口日报》副刊从早年的“沙颍文艺”到如今的“道源”,名字换了,但版面始终都在,就像沙颍河一直在静静地流淌着“上善”的水。它在我心里的位置也始终没有变过,一直是安放精神的那方安静、柔软处。

这段日子,“副刊不副”的讨论很热。王蒙先生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谈“办气韵生动的副刊”之后,《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国文化报》等各家报纸纷纷接话,或头版或专栏,把安安静静的副刊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因为对副刊的热爱,不爱热闹的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些热议。感觉很多编辑同行的话很入心,读来像是在交流工作中的经验和感悟;各位作者的话也很动人,像是面对面真诚地说出自己想看到什么样的副刊。

周口是老子故里,《周口日报》副刊守着“道源”二字,自然而然地就会守静、守柔。

说到守静,立刻想到《道德经》里的“归根曰静”,就像叶落归根,人走得再远,也要回到本心,万事万物总要回到它本来的样子,回到它的“根”,这就叫“静”。万物再热闹,在回到本源的那一刻,终会静下来。静,不是死寂,而是生命各归其位、各得其所的安宁。

“致虚极,守静笃”,不被浮躁裹挟,内心空明到极致,稳住心神,守住沉静,才能看清事物本来的样子。在“万物并作”的热闹和喧腾中,副刊应该有静下来的定力和能力。静,不是慢半拍的迟钝,而是“吾以观复”的清醒。只有不跟风,才可以看清楚热闹怎么起、怎么落,不用情绪说话,才能给读者留下沉一沉的空白,才可以让奔跑的人慢下来等等灵魂,让跑远的人心往回拉一拉,回到本心,找到真心。

静水深流,水面看起来平静无波,不张扬、不急于造势,但下面的水流却深厚、有力、不停向前。副刊的“深”,是不为追流量、博眼球去做表面文章、速朽文章,而是选择沉下心来去打捞那些沉在事件底部的东西,去思考现象背后深处的原因。不去制造一时的喧嚣,而是沉淀力量;不去追逐短暂的流量,而是留下真正动人的文字,留住人心。

在人工智能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文采飞扬的时代,副刊更要守着一份静气。编者静心,才能精选精编出精品;作者静心,才能写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就对来稿明确提出要求:“非AI(人工智能)创作或编辑。”AI的确强大,自有它的长处和功用,但副刊作品,不是信息和知识点的罗列,也不是各种华美语词的汇集,读者想看到的,不是资料库,不是机器味,而是有人味、有品位的作品。不能为了快速出稿,把创作交给AI。要静下心来,挖掘独属于自己的经历,写下自己独特的故事、感受和思考。同时,还要对语言保有敬畏,不草率,不急于求成,多修改,多打磨,对每个字都保持审慎的态度。这样的作品,才有温度、有力量,才能在时光的淘洗中留存下来。

副刊要守静,也要守柔。柔,不是软弱,不是无骨,而是柔中藏骨,把锋芒收进温厚。“柔弱胜刚强”,柔到极处,自有筋骨。副刊之柔,是水滴石穿,是潜移默化。守柔,是用柔软的语气,说硬气的道理,用小切口去映照大时代,从而抵达读者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王蒙先生说的“亲切与成熟的引领”,我理解就是即之也温,听之也厉。亲切与温和,也是柔。王蒙先生还说,“现在人们爱说烟火气,其实生活也可以是清雅静安之气、书卷吟咏之气、鸟语花香之气”,感觉这些“气”,像温柔的水漫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水不争,谁也离不开水,也没有什么能替代水。副刊之“不副”,当然不是和新闻版面争轻重,而是它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不可替代的魅力。看公众号上读者在王蒙文后的留言,很多都是在说副刊的这种“不可替代”:“副刊是一份报纸的魂”“副刊才是一张报纸上的花园”“看一张报纸,大部分时间留给副刊了”“我读报纸,看了头条,就直接翻到底部副刊”……

被看见、被懂得,当然是好事,但我也深深知道,在聚光灯下被各路名家轮番谈论,这样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所有的热点都会渐渐冷下来,就像现在会成为过去。无论是被热议还是被忽略,副刊都应该安安静静地坚守着自己的位置,安静地守着一方心灵的园地,温柔从容地守护着人间的真善美。



黄山风光 史学杰 摄

散文

故乡有河

樊漓

归途中,车窗外起伏的山影渐渐退远,平展的田野在眼前铺开,村庄和树木静静地立在辽阔的天光下,我知道,周口快到了。

中学在郑州就读,本科去了苏州,硕士、博士阶段又一路南下至广州。因为学的是风景园林专业,走到哪里,总不由得多留意几分草木与山水。苏州园林的一扇花窗,框得住几枝竹影,也藏得下一片山林的意趣;广州白云山满目青翠,珠江的波光映着两岸灯火。到了深圳,沿大梅沙一带的山路登高,忽然望见辽阔的大海,海风迎面吹来,心也跟着开阔。

然而,远方再热闹,心里总有一片地方留给周口。那里有一桌熟悉的家常菜,有每次临行前反反复复的叮咛。从前觉得家常话很琐碎,总也说不完似的,后来却连那些听了许多遍的嘱咐,也舍不得匆匆打断。年少时总嫌故乡变化太慢,后来望见亲人的白发,却巴不得光阴走得慢些、再慢些。山可以再登,海可以再看,一家人围坐吃饭的日子,却不能攒起来留待来年。许多离乡的人,大约都有过这样的心境:往外走时,满怀对远方的憧憬;走得久了,才渐渐懂得,某个地方有人牵挂、有人等候,是多么珍贵。

每次返乡,除了陪家人坐坐,我总愿意到沙颍河边走一走。河水不急不缓,映着两岸的楼宇与树影。望着眼前的水,总会想起那些与水相依的岁月。

四千多年前,淮阳平粮台古城已有精心修筑的排水设施,先民在水泽间营城治水。后来,《诗经·陈风》留下“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这样清丽的诗句,让人遥想陈地的湖泽草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陈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到了明清时期,三川交汇处的周家口更是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繁华商埠。繁华曾随水而来,水患也曾沿河而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们又在这片土地上筑堤修桥、开市谋生,或安守故土,或远走他乡。平原并不缺少动人的故事,只是许多故事藏在田间地头、河岸渡口,藏在一代代周口人平凡踏实的日子里,不为人熟知。

旧时周家口码头的喧闹已成往事,眼前沙颍河岸又有了另一番热闹。步道绵延,树荫舒展,清晨有人沿河岸慢跑,树荫下老人三三两两说着家常,到了傍晚,晚风里飘着熟悉的歌声。每见此景,心里总会生出一种踏实的欢喜:这条从小看惯了的河,两岸渐渐有了更多供人散步、歇脚的好去处。而人们越是亲近这条河,便越会对它生出新的期盼。一座公园建成了,草木要一年年生长,人们的生活也会慢慢变得丰富多彩。有人画下岸边的草木,有人拍下桥梁的晨昏,也有人把旧时码头的故事讲给孩子听。倘若有一天,这些画作、照片和故事能在一场小小的展览里相遇,让更多人驻足、交谈,河边的往事便有了新的讲述者,故乡的记忆也会慢慢传递下去。

学习风景园林多年,我也渐渐明白:一张设计图纸的定稿,往往只是另一段工作的开始。一处景观究竟好不好,还要交给岁月和生活来回答。盛夏时节树荫下是否有人愿意歇脚,多年以后绿地是否依旧草木葱茏,沿河活动是否真正融入百姓日常——这些都需要长久观察与用心经营。河岸需要有人精心建设、悉心照料,河边的故事也需要有人愿意去听、去讲、去记。一座城的美好,不只藏在建设者的图纸里,也藏在普通人对身边风物的关心中。把河水的涨落、岸边草木的荣枯、老街的变迁和寻常人家的往事,一点点记录、整理、讲述出来,让更多人通过脚下的土地读懂家乡,是一件值得长久做下去的事。

如今,求学之路渐近尾声,归乡的念头也愈发真切。前路仍有未知,心里却总惦念着家中的灯火,也想着河岸将来的模样。一座城的成长,如同一棵树慢慢撑起一片浓荫,急不得。一个人的心力有限,能做的事也总有边界,但我仍盼着有机会把自己的所学与热爱,踏踏实实地用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愿多年以后,有些研究能派上用场,有些公共空间因悉心经营而更合人意,有孩子沿河走过,既能叫出身边植物的名字,也知道昔日周家口为何在三川交汇处兴起,又怎样伴着河水走到今天。到那时再回头看,这些看似平常、不声不响的日子,或许便有了分量。

沙颍河水一年年向东流去,有人从这里启程,有人循着灯火归来,有人守着熟悉的日子,也有人怀着新的盼望。

山海之外,故乡有河。



诗歌

立冬(外二首)

任根立

立冬是坛未启封的酒
粮食沉睡在瓮底
火炉旁,老人把谚语翻了个面
“立冬晴,一冬凌”
而孩子们数着饺子褶
像数九寒天里提前绽放的梅

我数着母亲鬓角新添的霜
她正把棉被晒成云朵的形状
晒成游子归乡时认路的旗
风从黄河故道捎来口信
说岸边的芦苇都弯了腰
像在给土地行古老的礼

此刻谁家飘出羊肉汤的香
暖了半条街的暮色
我忽然明白
有些温暖是祖辈用节气酿的
喝一口,就暖了千年

立冬时月季也绽放

立冬时月季也绽放
在街角铁栅栏的拐弯处
在院门石阶旁
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身后
一朵两朵,开得不声不响

霜打过的花瓣边缘卷了
像旧信纸折过的角
颜色却还倔强
红的红着,粉的粉着
不肯向节气低头认输

我每天路过都要停一停
看它把街角守成一个小春天
看它把院门映出几分暖意
立冬算什么
它只管开它的

这让我想起一些人
天越冷,越要把日子
过出颜色来

晒暖

立冬这天,日头矮了半截
斜斜地搭在院墙上
像谁家晾晒的旧棉絮
松软,却不太暖和了

墙根下摆开一排板凳
祖母把棉袄解开两颗扣
让阳光往怀里钻
她说这叫晒暖,不叫晒太阳
晒暖是庄稼人的说法
带着土腥味和柴火气

狗趴在脚边,耳朵贴着地
偶尔抬眼皮看看天
又合上
它知道这样的日头
往后一天比一天金贵

我搬个小凳挨着坐下
把手心手背翻来覆去地晒
像烙一张薄饼
忽然觉得,冬天的暖
不在多,在攒
攒一点是一点

是谁托举最朴素的荣光
(外一首)

王雪奇

稻子和谷穗在成熟的时候
都把头朝向大地
从不把自己的丰盈张扬

老牛俯首,把头低向泥土
从不在意鸟儿在头顶自由飞翔
道道犁痕,是它一步一步
给田地写下的朴素诗行

有的人也甘愿披星戴月
弯下腰,走进寂静的街巷
让翻飞的扫帚化作神笔
扫出沙沙作响的晨曲

当别人的梦还温在枕上
“谱曲人”已经和冷风、落叶相逢
烟头、碎纸、被丢弃的慌张
一点点,被细心收藏

汗水浸透单薄的工装
寒冬把双手冻僵
每一条干净的路,都记着你的忙
可曾有人停下脚步,为你鼓掌

人们踩着整洁的路面奔赴日常
谁曾留意,身旁那微微抖动的肩膀
你不追鲜花,不盼掌声
只把尘埃带走,留给世界清爽

平凡的“谱曲人”捧着朴素的善良
用勤劳,一寸一寸擦亮人间的晨光
满城烟火,岁岁安然
都藏着你无声而绵长的担当

菊

从没在乎过
是谁忙着奔赴烂漫的春光
只想安静地,把期待收藏

不在暖风里争一缕荣光
不在群芳里抢夺赞赏
春日喧嚣,也无意登场
夏日繁茂,则默默生长

任凭繁花在风中荡漾
坚守,是自己从容的方向

时序缓缓走过暑热骄阳
瑟瑟秋风留不住
朵朵娇艳的繁花
树叶也显得有些恐慌
仿佛在奔走相告
寒霜将要悄悄铺满山冈

万千草木收起最后的希望
一片凋零,苍茫里似乎写满匆匆退场

只有你,选择在此刻绽放
在清冷里铺开浅淡的香

给世间一个坦然
何须豪言壮语
沉默就是你不屈的主张

风霜压不弯纤细的枝丫
寒意摧不散坚韧的向往

不必博得全世界的仰望
独守清秋,便是至高的勋章

